



亲情流动·

我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可想而知家里并不富裕。我有一个5岁的弟弟。有一次我禁不住漂亮花手绢的诱惑,偷拿了父亲抽屉里的5角钱。父亲当天就发现钱少了,就让我们跪在墙边,拿着竹竿,让我们承认到底是谁拿的。我被吓坏了,低着头不敢说话。

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就说,两个一起打。说完就扬起竹竿,忽然弟弟抓住父亲的手说:“爸爸,是我,别打姐姐。”父亲手里的竹竿无情地落在弟弟的背上、肩上,父亲气喘吁吁骂道:“现在拿家里的,将来长大了还了得?”当天晚上,我和母亲搂着伤痕累累的弟弟,弟弟一滴眼泪都没掉。

半夜里,我突然号啕大哭,弟弟用手捂住我的嘴说,姐别哭,反正我也挨完打了。我一直恨自己当初没勇气承认,事过多年,弟弟为我挡竹竿时的样子我仍然记忆犹新。

灵魂深处的感动

丹丹

我和弟弟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同一年,我考上了大学,弟弟也被省城重点高中录取。虽然这是喜事,可想到学费,我自己心里也犯难。弟弟先说不读了,父亲一个巴掌打在弟弟的脸上,说咋这没出息,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们两个。说完出去借钱。我抚摸着弟弟说,你得念下去,男孩不念就走不出山沟,当时我决定放弃上学的机会了。

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,弟弟就偷偷拿了件衣服和几个馒头走了。留给我一张纸条:姐,你别愁,考上大学不容易,我出去打工供你上学。我握着那张纸条,躺在床上失声痛哭。

这些年来,弟弟为我放弃了好多东西。

弟弟24岁那年,在他的结婚典礼上,主持人问他最尊敬的人是谁?他想也没想就回答:我姐。

弟弟讲起了一个我都记不得的故事:我刚上小学的时候,学校在邻村,每天我和姐姐都得走一个小时才到家。有一天,我的手套丢了一只,姐姐就把她的给我一只,她自己带一只手套走那么远的路,回家后,姐姐的手冻得都拿不动筷子了。从那以后,我就发誓一辈子对我姐好。

台下一片掌声,宾客们都把目光转向我。

我说,我这一辈子最感谢的人是弟弟。在这最该高兴的时候,我却止不住泪流满面。

冷暖世界·

温暖的地铁

可心

共苦的人才明白爱情不仅仅是分享,更是分担,而那温暖的地铁曾装满了爱情开往春天。

那年,他和她,因爱情而留在了北京。

温暖的地铁如果不是她,他可以回家乡做一个公务员,如果不是他,他可以回老家做一名中学教师,但为了爱情,他们留了下来。

4年恋爱不是说放手就能放手的,他们没有选择劳燕纷飞,而是选择了为自己的爱情坚守。所以,他们没日没夜地干,为的是在北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。

她和他都与别人合租了房子,一个在城东,一个在城西。能见面的时候只有周末。

很多个周末,他们就在长安街上走着,手牵着手,说说一周的欢乐和痛苦,或者去北京的胡同看风景。最不愿去的是商业街和公园,因为没有多少钱。

长安街上有多少灯他们都快数过来了。

北方的冬天真是冷啊,他们站在风里等待对方的时候仿佛全身都冻透了。可去的地方也多得很,到处开着热风,比如商场里,但那里人声鼎沸不算,总逛不买心理上会有重重的失落。快餐店里买一份东西可以吃上几个小时,但几个小时之后呢?他们一周没有见面了,总想多缠绵一会儿,在那里拥抱也不合适吧。在书店吧,看上一会儿,就有服务员过来问“到底买不买啊?不买不要老翻了。”

有一次他们在街上逛了一天,回去脚就冻了。第二天,她感冒发烧,一周没能去上班,因而扣了不少的钱。

后来,他打来电话说:“亲爱的,我找到一个好地方。”

那个温暖的好地方就是地铁站。

他拉着她的手,跑进地铁站,花了6元钱买了两张票。环城地铁是来回转的,可以坐上一整天。而且他们会选择一个温暖的角落待着,吃着自己带来的面包和小零食,他读英语,她看最新的流行小说,累了她就倒在他的怀抱里休息一会儿——没有人笑话他们,地铁里有很多这样的地铁恋人。

她想,他真是一个聪明的男人,竟想到了这样一个温暖的地方,美好的,一辆开往春天的地铁。两个相爱的人,为了躲避寒冷,选择坐在地铁的角落里享受爱情。那真是一个最美好的冬天,身边是爱人,空气里飘散着面包的甜香。有时人多有时人少,人多的时候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,人少的时候他们就看看书听听音乐。那3个月,是他和她最美好的冬天!

春天终于来了,他们从地铁里出来,又开始在长安街上散步。在春天的一个晚上,他掏出一枚戒指戴在她的手上,他说:“亲爱的,请你一定要答应做我的妻子,因为我知道愿意和我一起坐一个冬天地铁的女孩子一定是爱我的。”

后来他们结了婚,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私家车,但是他和她,还是怀念那年冬天一起坐地铁的日子,因为共苦的人才明白爱情不仅仅是分享,更是分担,而那温暖的地铁曾装满了爱情开往春天。

智慧生活·

我这么努力,到底有没有意义?我们不时会问自己这个问题。

我们不只问人生有没有意义,也问很多事有没有意义:我这么努力读书有没有意义?做这种工作有没有意义?这么辛苦地帮他人忙有没有意义?

到底什么是“意义”?是成功?是利益?还是某种荣誉?我们问的“意义”,通常只是很现实的利益,名或利。

但是,我们的意识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,其实已经给予了否定的答案——我们是因为觉得没有意义,所以才提出这样的问题。在解答自己疑问的同时,我们往往让正面想法取代了负面想法。换句话说,我们只是拿“意义”来打击自己,让自己沮丧,却又改变不了现状,或根本无力改变现状。

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曾经一直检讨,他那么辛苦地投入摄影有没有意义?使他不断问这

这么努力

到底有没有意义

吴淡如

这个问题的导火线倒有些趣味:有一天,他到一个很偏僻的乡下拍照,想要拍一个坐在路边歇凉的老太太,老太太大概并不喜欢当模特儿,或是不好意思,着急地说:“不要,不要!”“那一刹那,我忽然觉得我的工作很没有意义……”从此,他一直在检讨他的半生心血有没有意义。工作不来电,遇到精彩画面时,也不再勇往直前抢镜头。

当他对我诉说这件事时,旁边有个老先生说话了:“年轻人,如果你真的爱这份工作,你不但要爱欢迎你拍照的人,也要爱拒绝你拍照的人,正面和负面,你都要接受,这才是人生的全部。不要只想捡甜头吃。”

我们问老先生,他做什么工作?他说,他是退休老师。“我很喜欢教学生,可我教了三十年书,我教过无数个博士,也教过一些犯错的人,我对他们都付出同样的爱心呀。当我发现我的学生长大后为非作歹时,我也曾经很沮丧,我这么努力到底有没有意义?我发现我不知道,因为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。”

我想,在读书的时候,我就已经知道,很多东西,背了学了将来没有太大意义——后来进入社会后也证明,从前背得死去活来的东西,占据了我年少青春的东西,并没有意义。反过来想,我在企图考全班最高分,在我得到好成绩的那一刹那,我不也曾经快乐过吗?